

林景淵編選

曾約農先生言論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景淵編選

曾約農先生言論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初版

曾約農先生言論集 一冊

定價新臺幣



編選者 林 景 淵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曾約農先生言論集

目錄

(一)

中華民族性·····	一
中西文化之關係·····	六
中國文化談片·····	二四
中國傳統文化在修己安人天下爲公·····	三〇
至聖孔子與華夏精神·····	三四
先民之文化與孔子·····	四〇
無極與太極之數理比喻·····	四四

(二)

原仁·····	五三
研究孔道·····	六六

論語與時代需要·····	八一
中西文化之比較·····	九四
謹防思想奪舍·····	一〇〇
求知的方法·····	一一三
(三)	
總統 蔣公華誕應以體訓篤行為壽·····	一二〇
立元以統天·····	一二三
中國國民黨黨慶獻言·····	一二八
(四)	
今日中國青年之使命·····	一三一
剝復之機·····	一三四
青年與自律·····	一三七
爲青少年陳情·····	一四〇
青年問題和老朽廢話·····	一四六
漫談青年立志·····	一五〇
(五)	

聯教組織之東西文化互相欣賞計劃	一五五
旅印雜感	一五九
如何消弭兇殺風氣	一六二
先文正惠敏兩公日記原本搶救紀略	一六五
「陳立夫先生言論集」序言	一六七
讀蕭子昇教授「怪論」書後	一六九
溥心畬先生輓辭	一七〇
北崙先生八秩榮慶	一七一
編選後記	一七二

中華民族性

中華之民族，世界性之民族也。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固我先民所不諱。證之考古家言，我史前民族，或由帕米爾高原，逕趨黃河流域，或繞道西伯利亞而至華北，甚或迂迴喜馬拉雅山脈以外由東南亞以達中國。泰山不讓土壤，故我民族，具泱泱大國之風，其所由來尚已。儒者之教，夷狄晉爲諸夏，則諸夏之；諸夏退爲夷狄，則夷狄之。夷夏之辨，在文化不在血緣，亦不在疆域。是以春秋三世之義，禮運著大同之篇。易辭以言之，我民族之形成，始於有教無類而極於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我民族特徵之最基本者，用是首論及之。

國於天地，未有不應變者。或以長存，或以斬絕，則稟賦有偏全之別也。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東西南北之人也。故其遺傳，取精用宏。內蘊既富，斯因應咸宜。是以世界萬國無處無華僑，華僑亦無往而不利，然亦隨寓而安，不謀喧賓奪主，成立華僑國。己所不欲不施於人，相忍以爲國，用能長存。此強韌之生存能力不爲任何環境所摧毀，爲我民族之第二特徵。

我國文化，肇自黃河流域。其爲地，沃野千里，四戰之境，饒於粟麥而儉於天險。回夷之入侵者，史不絕書，而我乃日大，蓋別有致勝之術耳。我中華民族，長於德化而短於力爭。以言乎戰，則攻心爲先；以言乎和，則懷柔是尚；用能八方內向，如江漢之朝宗。譬彼猶太民族，寄徧天下，鮮能同而化之者。有之，則惟我中華民族耳。何以故，寬柔以教，恢恢有容，與人無爭，斯天下莫能爭故。抗戰期間，日本軍閥嘗圖離間我滿漢同胞，於是有滿洲國之僭號。日軍既敗，滿洲國亦隨而幻滅，未聞復有以愛其國相號召，奮起謀恢復者，何也？相互同化，垂三百年，皆以中華民國爲國，滿漢之分，已無氏族上之基礎矣。近頃創立之以色列國，設不幸覆亡，其孤臣孽子之謀復國者，壯烈將何如耶？以彼例此，則同化力之博厚悠久，又爲我民族之第三特徵矣。

寬大之懷，其方不一，中外所同，而我國爲尤甚。試以信仰爲例，儒釋道三教，已久無判然之鴻溝。奉其一者，亦必另兼其二；又以治道爲例，自古迄今，中國之治，政尚寬大，以不助不擾，一任自然爲本。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擊壤之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垂拱而治此之謂在宥天下。是以西人來華者，每眩於吾國個人主義之發達，除爲共匪所劫持外，雖專制暴君罔敢恣意摧殘，不啻不成文之民治，能久能大，行之數千年矣。換言之，尊重個人實爲民族特徵之四。

華北大平原之地質，水深土厚，利於農田。其金石之富，則埋藏黃土層下，發掘不易。

故我中原爲農業文化之溫床。然雨暘不能時若，黃河復不時潰隄徙道，爲萬民患。爲居民者，非艱苦備嘗，規劃深遠者不足圖存。故我民族不謀近利，惡空言而崇實用。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故可知矣。墨者苦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尤務實之極至者也。至於玄妙虛無而談言微中者，則有老氏焉。然而戰國韜略之策，縱橫捭闔之風，降及後世，丹爐符籙之術，亦莫不託老子以自重。則道家者流，又何嘗不功利是務耶？是以中國文化，以孝弟爲仁之本，以利用阜生爲經國濟民之資，本末兼該，今世所謂實用主義是也，實我民族特徵之五。

凡務實用者，酌盈濟虛，而折衷於一是，中庸之道也。中庸非中立，更非數學之平均，不偏不易而已矣。蓋制衡之中心，而變化之常型也。譬如四時，分而言之，有初有終，有盛有衰。合而言則歲歲如斯，定型不改，是以歲時之道，變中有常，常中有變，而不偏不易之理在其中矣。凡乾坤爻象，陰陽五行之說，皆所以明變易之理，而亦即所以致中和之道。因是我國爲人之道，求闕持盈，不趨極端，勝不必驕，敗不必餒，得馬失馬，禍福豈易言哉？夫如是，故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老莊之教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大乘之義，色卽是空，本來無物。無怪乎我國之貴老成持重也。爲我民族特徵之六。

夫威重者不輕舉，沉着者不躁進，素位而行，盡其性而已矣。於我兵旅之爭，尤爲顯然

。我國文學絕少好戰之論。蓋兵猶火也，不輯將自焚。故墨翟非攻，老子謂佳兵不詳，而釋家戒殺。是以中國之大，基於四方之來歸，異族之同化，不假手於侵略，然而操守氣節則不容稍虧。墨子非攻，魯仲連義不帝秦，易地則皆然。滕爲小國，介乎兩大之間。滕文公因以事齊事楚請於孟子，預爲投降之策。孟子非之，教以與民同守，效死而勿去。有宋一代文化極隆，而備受異族之侵凌，故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訓，其義精矣。明乎此，而後知中國之不可侮，不可亡。敵之來攻也，執干戈以禦之。不幸而敗，則貳臣降將天下爲笑，子孫羞之。如敵勢方盛，久據不去，則同而化之。夫此者，廣漠平原上作戰，必然之理，所由來者久矣，又豈待哲人諄諄之誨哉。故非攻而善守爲我民族特徵之七。

我國夙尚個人自由，揆諸制衡之理，必將有以範圍之者，則家族是已。舉凡負責、互助、親愛、精誠諸美德，皆啟蒙於家庭，此天下之公例也。我國族制，除此而外，復爲社會組合之單位，亦政治機構之基層。我國人民以終身不必近衙門，不必見官吏爲治世美談，則家族之制足以自治也。個人不失其尊嚴，而社會不流於散漫，少壯不失其用，老弱殘廢者不失其養，不亦民治之良規耶？蓋華北平原農業社會傳統之遺風也。迄今工業社會漸取而代之。然家族精神猶不失爲社會道德之骨幹。太上不辱先，爲茲一念而不敢作姦犯科者不知凡幾。故家族精神爲我民族特徵之八。

綜此八徵，我民族性雖未覩全貌，亦略露輪廓矣。大抵勤懇堅忍，恢宏而有守，進取而

有所不爲，多元而統一之民族也。順天理而篤人情，以慎獨克己，以敦化服人。亂不忘治，暗不迷途。知世界之終進大同，而深信我國之人生觀必爲百世指針也。春秋大一統，我中華民族其庶幾乎！其庶幾乎！然則今日中國之割裂爲二，宜乎其不獨爲我政府所不容，且亦匪共之所不願矣。何以故？以我文化爲大一統故。

夫匪之與我，實漢賊不兩立之勢。統一全國各具決心，所不同者，我勝，則億兆蒙庥，出水火而登衽席；彼勝，則全國同胞永淪地獄，如斯而已。然而我必勝而匪必敗，何也？三民主義不悖民族精神，而共產主義則抹煞人性也。自由大羣再度飄揚於大陸之日，卽世界大同又進一步之時，欲體認中華民族性之真諦者請就我中興復國之途徑與精神，慎思明辨，玩味而得之，事在目前，今日是也。

（四十七年十二月）。

中西文化之關係

首先讓我們瞭解「文化」二字的函義，原來與「文明」不同。我們可以說「野蠻人的文化」，但不能說「野蠻人的文明」。可見祇有高度的文化，才許以「文明」二字。換句話說，文化包括全部文明，而文明祇限於較光明，較進步的文化。爲了簡便起見，我們今天對於文化與文明，視同互訓，不予嚴格區分。這是不能不預先聲明的。

至於中西二字，中字當然指中國。但中國的文化，並非全部土生土長。例如現在所謂國樂，其樂器中却少不了羌笛胡琴。又如古代的聖王，帝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再如佛教，它本來傳自印度，是外國貨。但今天中國人心中的佛教，一點不覺得它不是土生土長。可見「中西文化」的中字，與其說是地理上的區別，不如說是文化上的區別。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許多民族的文化，都多少屬於中國文化的系統。

中國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何嘗不如此。西歐的文化，絕非全部，土生土長。它由非洲的埃及和亞洲西部兩河流域一帶，攝取了無法數計的精神食糧，承受了無法估價的文化遺產。

雖然紛歧，但「西洋文明 Western Civilization」一詞，仍有意義。所以中西文化雖互有交流，互相影響，而仍各具個性，可以辨認。（「亞洲文明」一詞，便祇具地理性的意義。）

話雖如此，我們今天却不預備照上述的觀點，來談中西文化。我們仍將以地理為分野之標準。不是為了這樣做才合理，而是為了約農的學識不夠照合理的辦法去做。以下所說的，都犯了過度簡單化的毛病。這也是要預先聲明，請求原諒的。

有些學者，走了極端，認為我們的中華民族，發祥於中央亞細亞的高原，而且帶着當時當地的古文化（雖然極原始的文化，總是文化）一齊來到中國。但自從民國十六年，裴文中先生在北平附近之周口店，發現了所謂「北京人」的骨殖和遺物之後，考古家開始認為我中華民族是北京人的嫡裔，而且北京人的文化，是道道地地的中國土產。

附註 按考古家如 Franz Weidenreich 等，關於北京人 *Sianthropus pekinensis*，有以下的認定：

- (1) 他是大約四十萬年前，地質學中所謂冰川時代（Pleistocene Epoch）中的太初原人。
- (2) 他的遺物包括最原始型的石質工具。（略經打磨的石塊，其打磨的目的，顯然是應用的，而非藝術的。）

(3) 蒙古種人——尤其中國人——仍保留着許多骨骼上的特徵，和北京人的一致。由此推定北京人是整個蒙古種人的共祖。

(4) 北京人雖晚過「披色人猿」(即人類尚未全脫猿猴範疇的祖先 *Pithecanthropus erectus*)，但早過散布在歐洲的頗廣的尼安德塔爾人 *Neanderthal Man*。(5) 至今還沒有任何別的發現，足以證明北京人遲過別處的太初原人，或證明北京人的文化比其他太初原人的文化落後些。

(6) 由於以上各點，而我們的文化也是道道地地的土產文化。

大約五六十萬年，甚至七十萬年以前，人類開始利用工具，也就是文化的開始。那時人們的生活，到處差不多，都靠採食果品野菜，或獵取禽獸魚蝦等等，來維持生命。因此最初的工具，也就大體相同，無非石錘、石斧、石刮、石刀之類。考古家把它們分成四種(1)小鵝卵石，有一面，略加人工打磨，(2)同上兩面打磨，形成石斧之類，(3)片狀石器，可供刮骨取肉，或刮肉留皮之用。(4)石刀，有鋒刃可供切割之用。考古學專家，按照此四種石器發展之不同順序，將冰川時代之石器文化，予以地域性之區分。例如以亞洲而論，顯然形成兩大系統：(1)中國、泰國、緬甸、巴基斯坦、爪哇、馬來亞等，可稱東南大系。(2)由俄屬土爾其斯坦，經中央西比利亞，至印度，可稱西北大系。(詳細參閱大英百科全書，一九五九年版，*Arch-aecology* 條。)由此看來，在早期冰川時代，中國的文化，和西洋很少關係。

考古家在黃河河套地區，所發現的後期石器時代的原人遺骸等物，顯示那時的中國文化，和西比利亞的葉尼塞河貝加爾湖地區的文化有關。因此可說，也和上文所說的西北大系有關了。這可說是中西文化直接接觸的第一步。

石器時代文化的交流，可能全部是逐段傳遞式的。兩地的文化已經交流，而河套的人未必親自到過西比利亞。西比利亞的人，也未必到過黃河流域。但這原則也未能完全成立，上文所說的北京人之遺蹟，在民國十六年首先發現。在和這遺蹟幾乎相通的一個穴內，在民國二十二年，又發現了所謂「上洞人 Upper Cave Man」的遺蹟。他的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末尾，不足為奇。所可注意的是：北京人的骨格和後來蒙古種人的相同，而上洞人的骨格，却和後來歐洲中部古石器時代人們的骨格相同。若這個鑑定不錯的話，那末，在舊石器時代裏，不獨文化有了交流，連人種也有了交流，而且交流的距離，由歐陸直到中國，這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了，所以考古學不能否定人種的交流。

附註 在那若干萬年之中，全世界的文化，起先幾乎完全相同，後來慢慢地開始分化，最後才能說，這是某某地區的文化，或某某民族的文化。即如中國，在後期新石器時代中的文化。

(Late Neolithic Culture)，即可分成三大階段。最早的一段，基本上，幾乎全球一致。那時代中的經濟活動，以種植玉蜀黍等食糧為主，但漁獵仍極重要。家畜有狗

有豬，都作食用。石刀、石斧、石鑽之類，都用燧石製成，琢磨光滑，編織和陶器等工藝，以及宮室弓矢雖甚粗糙，但也都有了。至於特別是中國的作品，與別人的不同的，也開始發展了。例如河南山東出土的陶器三足鼎，便與眾不同。

第二階段以敷色陶器爲特徵。尤以甘肅出土的，最具藝術和技術的雙重價值。但有主張此項發明，起於亞洲西部（歐洲人稱它爲近東 Near East 地區）。由西向東而到甘肅，再到河南山東。因此在河南山東地區的彩陶已經不時興的時候，在甘肅一帶仍然時髦。這當然是很可能，也是中西文化交流，距離遠到的另一證據。

更有力的證據，顯示出來，在那時的中國東北部，有一個可以和兩河流域（Mesopotamia）媲美文化發祥地。確實的地點雖未曾找出來，它的影響却甚顯著。太平洋中若干島嶼，以及美洲大陸，都有許多的文化特徵，深深地表示出自中國。史前的文化交流的冒險精神，有如此者。

第三階段，以黑陶爲特徵。時代在彩陶文化之後，商殷文化之前。那時已經知道馴服牛馬，也知道製造白瓷了。占卜用的骨甲，表示那時已有宗教。早幾十年的考古家相信，這種文化，是由西方入侵中國的外族所帶來的。但近來的研究，認爲此說缺欠證據，不足採信。縱然有些技術，如青銅工業，最初可能傳自西方，但中國把它大大地改進，已經完全變了質，不能算西方的文化了。無論如何，以前渾然一體

式的原始文化，到此開始分化，開始有發展成爲民族文化的顯著趨勢了。

到現在爲止，考古學所能證明的，我們的文化，以商朝的爲最古。（夏朝的文化，我們的古書，言之鑿鑿，總有一天也被證明。）西方的學者，在元明兩朝，衷心佩服中國的文化，也承認我們的歷史悠久。到了後來，看見中國積弱，漸漸看不起我們，也否認我們的歷史有五千年之久。根本懷疑有商朝的存在，夏朝更不必論了。可是自從殷墟的甲骨文字出土以後，論調又開始變了，不獨承認有商朝，而且認爲「中國文化」這個名詞，到商朝才開始有意義，以前的文化，分不出中國外國來。

學者們和別人一樣，免不了有成見的。看不起我們；就看不起我們。因此又有些考古家，認爲殷商民族，根本不是中國種。他們征服了中國人，同時也把他們的文化帶來中國。這些學者們從亞歐兩洲各處，分不出東方的石器、骨器、和青銅器等等的界限，祇好按出土的地點，分出一個先後。由此派定了中國在商殷文化以前，有一段時期的文化中斷。由此更進一步，認爲商殷文化是外來的，而且是征服者的文化。

我們的考古家，在民國十九、二十年的時候，在山東發現了所謂黑陶的遺蹟。經研究之後，發明了黑陶文化，承上啟下，脈絡分明。上文所提到的「文化中斷」之說，被推翻了。加上商殷人的骸骨，出土的很多。研究的結果，也證明了商殷的人種，是道地的中國人。上至「北京人」，中經商殷人，下至在座的各位和我，我們的牙骨都有一些共同特徵，考古家